

▲田笑源 散文作品

山村那片月



插图：夏立新

故乡山村的夏夜，是浸在月光里的温存。当暮色四合，大家便会围拢在家门口的大树下，点燃火绳，扇着扇子，谈天说地。这时，那轮圆润的月，便会带着雍容的仪式感，悄然升起，繁星是它忠诚的扈从，缀满幽蓝的天幕。五奶奶遥指那片皎洁的月亮，声音里沉淀着古老的笃信：“那月宫里啊，就住着嫦娥，还带着玉兔。”小小的我，仰着脖颈痴

痴地凝望着月亮，心尖儿颤动着无边的遐想，固执地相信，这高高悬挂的明月，定是浩瀚宇宙为人间投递的密函。它每一次温柔的盈缺，每一次清辉的流转，都悄然封存着不为人知的密语，等待一颗最纯真的心，去虔诚解读。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故乡山村的那片明月，才是最真实的存在，余者仿佛都只是它的幻影。

垃圾

江红斌

每天，我去逢春诊所上班，李庄镇的街巷在四季分明的轮回中，所有水泥建筑永远保持着沧桑感的缄默。直到有一天，街边摆了一溜儿像信筒模样的垃圾桶，那抹绿色让街巷鲜活起来。

我用医生的眼光观察着村庄的变化，发现了端倪。街边放垃圾桶的第一年，村庄变化不大，第二年苍蝇、蚊子少了，第三年之后，这些害虫几乎看不见了，而且来逢春诊所的病人也明显少了。

我的思路在垃圾问题上向多个领域延伸，不能自拔，不经意间却被春来撞进诊室的举动给打断了。他矮墩墩、壮实实的身体，让人联想到力量这个词。春来人没进屋，声音已经先到了，江医生，江医生在不在乎了？

这话异常刺耳，在李庄镇，“在不在乎”是人死没死的简略问话。

该死的春来。我暗骂了一句，不露声色揶揄他，哪股春风把春来吹来了，铁板一块的人，不该看医生。

春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一阵喘息后，才大着嗓门问我，经常头晕是啥病？我问春来，怎么喘得这么厉害？春来还在喘，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我来看头晕，你问我喘的问题，你这岂不是狼筋扯在狗腿上了吗？

我的注意力仍然在他的嘴上，断定

他已喘得很久了。

春来说，本来没这么厉害，刚才出门，大街上一堆垃圾差点儿绊我个狗啃泥。我火气一下子上来了，踢了一脚垃圾，喘劲儿这才上来了。

我接着说，垃圾都在垃圾桶里，大街不是垃圾场。

春来骂道，垃圾桶倒了没人扶，烂菜帮子、枯树叶扔了一地，脏死了，臭气熏天。大家宁愿捏鼻子绕着走，也不愿收拾一下。人呀，生活好了，素质反而更差。

春来义愤填膺的一番言论，使他喘得更频繁了。我连忙按住他的手腕切脉，初步诊断他患的是“心房纤颤”，又拿听诊器放在他的心脏部位听诊，果然验证了我的判断。春来讥笑我说，江医生，你又是切脉又是听诊。切脉是中医看病的方式，听诊器是西医看病的方法，土不土洋不洋，你不是在糊弄人吧？

不懂装懂的病人多了去了，我不计较，顺着思路对他说，你的心脏病得不轻。春来打断我的话，江医生怕是真不会瞧病吧？又是喘又是心脏有病，我再说一遍，头晕，明白吗？我头晕。

多年养成的镇定不管用了，我提高嗓门训斥他，知道你头晕。这毛病，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否则，会要了你的小命！

我准备再训斥他几句，门帘掀开了，村主任走进了诊室。他看见春来就埋怨，春来，从不见你有病，咋也想不到你会在逢春诊所，害得我好找。

春来嘿嘿一笑，说，有什么活儿尽管吩咐。村主任说，垃圾桶倒了，垃圾满街，群众意见很大，就你有老式平板车，赶快把垃圾清理掉。

春来问给多少报酬。村主任就骂他掉钱眼里了，一说干活儿的事就提钱。

春来嚷道，不给钱谁也不愿干。

村主任说，少不了你的，人工、平板车都给钱。

春来从椅子上蹦起来，跟着村主任火急火燎地走了，看得我一愣一愣的，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喊春来，你的病凶险，不能干活儿……春来早走出了逢春诊所，没听见我说的话。

我每天依旧路过一个个垃圾桶去逢春诊所上班，忙碌让我把春来的病忘到了脑后。有一天，春来老婆来逢春诊所请我，让我给春来的伤口清创换药，我这才想起，好久没见春来了。

春来那天从逢春诊所出来就拉上平板车去清理垃圾，也不知是哪个缺德鬼办的事，居然把建筑垃圾扔进垃圾桶，压坏了垃圾桶。春来清理时，用力过猛，一下子晕倒了，建筑垃圾砸断了

久的祈愿。千载光阴如白驹过隙，古今之人，在这同一片清辉下，共浴着同一片婵娟，心湖定然澄澈如洗。月轮静默，高悬于深邃的苍穹，无言地见证着人世的往来，也如此刻，它静静地映照着我这微尘般的生命旅程。它不曾因我而格外垂怜，却始终如一，如一面高悬于万古长夜的明镜，冷冽而忠实地映照着来路与征程。

于是，心间豁然，何必再追问明月曾传递何种密语，它只是以那穿越亿万年永恒而纯净的清光，无声地为流转不息的人间岁月钤下静默的印鉴。这弥漫天地的清辉，正是古圣先贤俯佑世间的晶华，是屈子行吟泽畔时披拂的如霜鬓发，是杜陵野老屋破心忧时铺满茅椽的寒霜，是张载窗前那“为生民立命”的横渠语录。它以无言的光华，在我血脉中烙下箴言，怀揣的一颗心，如明月般澄澈明净，又如不灭的赤焰灼热滚烫，追寻有我无我的修为。

月亮以她普泽万物的胸襟，默默滋养暗夜踽踽的独行者，见证在尘埃中倔强生长的、向善的勤勉。明月清辉，可鉴山河，渺小如我，承其恩泽。前路漫漫、道阻且跻，我亦当怀抱与皓月齐辉的志节，秉守先贤以血泪点燃的薪火，将这一腔源自月光、源自大地的拳拳赤诚与无尽情意，尽数熔铸、毫无保留奉献于家国奔流的、浩瀚无垠的星河。



自然界（组诗）

王蔚

冬夜

一场约定俗成的大雪
拭去了夜空原有的妆容
星子与月沉默
褪色后的回忆被刷新
重置为尚未落笔的信纸

雪花陆续砸向地面
激起的涟漪交织成网
打捞稀疏的足迹
带来足迹的人被寒风推搡
脚印纯粹，空无一物

视野尽头，雪与云融为一体
孕育出一条通往天空的航道
那些尚未孵化的梦接连破茧
黑帆被浊浪打湿
船在空旷的天际行走

霜降

金黄的墨被寒风凝固
最后一支笔停止书写
枯叶携带寄语
沿着既定的方向远行

霜花缜密般附着枝丫
绽放出富含仪式感的典礼
我口中的雾气困在原地
被赶来的季节解构重组

秋日书

故事从最初的金色传说讲起
成熟与饱满的灵感喷涌
逐渐渲染了山林与田地
丰收的喜悦被剪辑进蛙声
组成了架构在炊烟中的精彩段落

后来秋风渐行渐远，高潮平息
落叶带着过去的情节离去
尾声婉转，余韵绵长悠远
至此，我合上这本秋日之书
用回忆重温印象深刻的伏笔

雨季辞

墨色的云层中，蜂箱倾倒
撒出绵密的蜂群
冲向匆忙躲避的行人
采集绽放于记忆中的花粉

伞是养蜂人独有的防具
撑开后仍能听见雨水的喟鸣
我隐约听出其中暗藏的偈语：
被遗忘的笋只会无序生长

迷雾

视线被有限的能见度剪辑
只能匍匐在潮湿的青石板上
摸索前路的方向

足迹形成闭合的圆
儿时的往事重演
被中年解读成有棱角的羁绊

阵风掠过
浓稠的回忆消失不见
只剩下不再茫然的我
隔着时针与分针平静和解

朋友向我倾诉，说的是他和发小的事。

几年前，发小突患严重的尿毒症，其妻因不堪承受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离开了他。在其家人及这位朋友的日夜陪伴和疏导下，发小渐渐走出心灵的创伤，积极配合治疗，病情很快被控制住了，这几年健康状况一直良好。

朋友说，这几年他花了大量心血和时间陪伴发小，用爱和友情感化他、给予他力量，想让发小振作起来战胜病魔。因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好好活着。

现在他苦恼的是，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发小的病情稳定了，精气神也回来了，但发小的性格变了，变得非常黏他、依赖他，甚至想完全占有他、控制他，一日不见或一分钟不联系，就会对他指责、抱怨。朋友说，他太累了，这几年来为了陪伴和照顾发小，多少影响了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但发小能渐渐好起来，并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朋友的所有努力和付出也值了。朋友现在想恢复自己往常的生活，有更多时间做自己的

事，发小却不愿意了。为了照顾发小脆弱的心理和情绪，朋友不敢不顺着他，随叫随到，使自己陷入苦不堪言的境地。所以，朋友郁闷地问我，该怎么办。

我被他问住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的遭遇，使我想起自己以往经历过的一些人和事。

我初中毕业时，只身到南京打工。在人生地不熟的大都市里，我只能当洗碗工、服务员，工作很辛苦，还没有多少工钱。好在我一直有上进心，不甘沉沦，利用业余时间，克服种种困难，学习了计算机。两年后，我跳槽到一家比较好的公司从事计算机工作，既轻松愉悦，又大幅提高收入。

有一年回老家过年，因为我形象气质的改变，一度引起很多人的羡慕和赞叹。表姐特意找我，拜托我将她的小姑子带去大城市找份工作。通常这种事，没有特别过硬的关系，一般人是不大会答应的，因为不知道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责任和麻烦。想到表姐以前待我非常好，碍于亲情和面子，我还是答应了。没想到的是，接下来表姐和姐夫夫

对我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他们让我给他们的妹妹找一份好工作的同时，还要求我不得找饭店之类的服务性工作。

我很气愤，他们的要求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明知道拒绝一定会得罪他们，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知道，只有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才能帮助他人，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就会好心办坏事，将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对自己当初所做的决定，至今不悔。

十年前，生下女儿后，我成了全职妈妈，我认识了小区里一位与我同样在家带娃的宝妈。宝妈和我年龄相仿，我们的孩子年龄也相仿，更巧的是，我们的爱人都是事业狂，经常出差在外，家中也没有老人帮我们。于是，在吐槽完各自带娃的种种心酸和无奈后，我们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比如我们谁有事需要外出，就会把两个娃交给一个人，另一个人安心去办事。平时我们结伴带娃去公园和游乐场，两个娃玩得不知有多开心，我们俩也相处得很融洽。我们的另一半经常